

观《太平年》：

以史为鉴 以儒润心

○ 夏旭光

近期，历史剧《太平年》引发热议，成为年度现象级历史正剧。该剧以五代十国由乱入治为背景，围绕柴荣、赵匡胤、钱弘俶三位主角，讲述以儒治国、仁政安民、走向统一安定的故事，以厚重史实与人文温度，既还原了历史转折，又照见当代人心，实现口碑与收视双丰收。

《太平年》的火爆，首先在于题材稀缺、史实扎实。五代十国战乱频仍、政权更迭，长期是影视创作的冷门盲区。剧集不戏说、不魔改，柴荣励精图治、宽刑减赋、心系苍生；赵匡胤顺应统一大势，以文治国、安定天下；钱弘俶以苍生为重，纳土归宋、护佑一方，关键情节均有史可依，严谨考据满足了观众对严肃历史剧的期待。

其次，主题破圈、直击人心。剧中台词“儒者，人之所需也”，成为刷屏金句，跳出传统儒家刻板印象，回归民本核心。三位主角摒弃“兵强马壮者为天子”的乱世丛林法则，柴荣以仁政收拢民心，赵匡胤以文治稳固秩序，钱弘俶以大义成全太平，传递“江山不在长枪长剑，而在百姓安宁”的朴素理念，契合大众对安定、公平、温暖的价值向往，极易引发共鸣。

再者，主角性格鲜明、叙事有力量。柴荣志在天下、体恤民生；赵匡胤顺势而为、安定社稷；钱弘俶舍弃私利、以民为先。三人虽路径不同，却共同指向“致大

平”的目标，人物形象正派饱满，塑造出有担当、有情怀、有格局的明君形象，让观众看到乱世转安的希望与光亮。

这部剧不仅是历史回望，更对现代社会有着深刻的现实意义。

于治理而言，剧中轻徭薄赋、体恤民生、维护安定的实践，启示当下需以民为本、民生为大，社会稳定的根基始终是百姓安居乐业；于社会而言，五代乱世法则反衬出规则、法治、理性的重要性，三位主角以文抑武、以儒治国，提醒我们坚守公序良俗与道德底线，用文明化解冲突，构建和谐社会；于个体而言，乱世中三人坚守正道、心怀苍生的选择，彰显乱世中不灭的仁义与风骨，中华文明的坚韧生命力，告诉我们无论时代如何变化，都应守住良知、责任与正道，让精神薪火相传；于文化而言，《太平年》以影视化方式让儒家智慧活在当下，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、创新性发展提供生动样本。“和为贵”“天下太平”“协和万邦”的理念，更为动荡的世界贡献和平共处的中国智慧。

以史为鉴，可知兴替；以儒润心，可致太平。历经上下五千年，太平从来不是遥远理想，而是藏在仁政之举、为民之心、坚守之德中。《太平年》的成功，是真实历史、民本思想与人文关怀的共振。这部穿越千年的历史剧，既照亮了过往，也温暖了当下，更指引着未来。

与书相约

○ 郭海燕

暖暖春日，摊开书本，细细品读，这仿佛是一种仪式，也是一种邀约。

一本书就像一个人，阅读它、喜爱它、感受它，就像和一位老友，与之对坐，静室长谈。

窗外的阳光柔软明亮，斜斜地透过窗棂，一头扑在书页上，把墨色的字迹都染得暖融融的。风也知趣，袅袅拂过窗纱，带着楼下花草草的清香，像是大自然精心调配的香水，在静谧的空气里，弥漫起书卷的香气，一波又一波。

如此这般甚好。不用特意挑选什么厚重的典籍，也不用逼着自己读晦涩难懂的文字，随手抽取一本，无论是一本散文、一本小说，还是一本诗集，都好。打开书，指尖缓缓拂过书页的纹路，那种纸张的质感，比手机屏幕温柔太多。一行一行地读，一字一字地品，不用急，不用赶，就像慢慢生长的嫩芽，一点点汲取养分，慢慢沉淀。

我最近常翻的，是汪曾祺先生的《人间草木》。说真的，这本书就像个特别随和的老友，不摆架子，不聊大道理，就陪着你谈些家长里短、花鸟虫鱼的细碎小事。读他写的昆明的菌子，“菌子是野生的，有的长在松树下，有的长在腐叶里，采菌的人提着竹篮，在树林里慢慢找，找到一朵，小心翼翼摘下来，生怕碰坏了”，读着读着，仿佛自己也站在了昆明的春日树林里，脚下是松软的腐叶，鼻尖是菌子的清香，连风都变得慢悠悠的。

有时候读得入了神，会忍不住伸

手摸一摸书页上的文字，就像拍一拍老友的肩膀。汪曾祺先生写栀子花：“栀子花粗粗大大，又香得掸都掸不开，于是为文雅人不取，以为品格不高。栀子花说：‘我就是要这样香，香得痛痛快快，你们管得着吗？’”看到这儿，我总会忍不住笑出声来，这哪里是写花，分明是写一个率真又可爱的人，不迎合、不讨好，活得自在又坦荡，就像身边那些性子直爽的老友，相处起来格外安心。

不用急着读完，也不用逼着自己记住什么句子，累了就合上书，靠在椅背上歇一歇，望望远处的青黛，听听近处的鸟鸣，再低头看看摊开的书，心里满是踏实。

这世间最惬意的事，大抵就是这样吧！春光明媚，与一本书，与一个懂你的“人”，来一场没有年龄、文化、种族藩篱的交流！来一次心灵的相遇，一拍即合！

与书相约，从来都不是一件刻意的事，就像春日里的花开，自然而然，水到渠成。不用定闹钟，不用列计划，什么时候闲下来，什么时候有心情，就坐在窗边，随手翻开一本书，阳光落在身上，文字也走进了心里。读累了，就靠在椅背上，看着柳枝抽芽，花开正好，风拂过，带着香，也带着春日的希望。

春日不散，与书的约定，没有终点。愿每一段闲暇时光里，都能与书相伴，就像老朋友一般，岁岁相伴，年年相守，不急不躁，携手同行。

连载④

布衣诗人谢榛

○ 武俊岭

谢榛陷入深深的愁烦。如果把差异的观点亮明，势必与李、王翻脸。但是，如果不亮明的话，朋友们迷迷糊糊地写下去，能有什么好的成果吗？

宗臣的古文，自是一个异数。谢榛承认宗臣的天赋极高，把干谒之徒、权门之隶的嘴脸刻画得那样逼真，真是不同凡响。

但是，徐中行、吴国伦那样的诗歌，师承也太明显了。如果不刻苦自励，真的难以创新。这样真诚的直言，自己能说吗？自己说出后，效果会怎么样呢？也许徐中行等人会说，你谢榛倚老卖老，故作渊博。这样的话，事情就弄砸了。看来，说真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

谢榛由文友之间的事体，联想到朝廷政务的复杂。怪不得，卢楠之冤这么多年过去还没有平反。案情盘根错节、头绪混乱，让后任难以一时摸清。你顺藤摸瓜吗，那藤不只是一根，让你难以摸清。

那就耐下心来，慢慢地与同道切磋吧。谢榛有点想念妻子了。妻子虽老，但也是一个女人。太长时间没见妻子了。妻子虽然老了，但情话还是需要。谢榛深深感到自己作为一个男人，不太够格。

下次聚会要交的作业，谢榛因为没有新鲜感受，没有写出。谢榛一心编选十四家诗。刚刚编选完工，聚会来临。

这天，天刚刚亮，李攀龙雇的两辆马

车载着七人，出阜成门，往西山而去。时在六月，天还不是太热。谢榛偶尔掀起车帘，看一看沿途的风景。虽然是五十多里的路程，但路平马快，一个时辰便到了。

李攀龙特意找来一个李姓画师，依竹林七贤的故事，把七个人的相貌风神画下来。李攀龙提出的要求是：必须画出七人在树林里或坐或站，热烈讨论诗文的场面。李画师听了，认真想了一想，说，没问题。

谢榛、李攀龙在前，五人随着，沿着一条小道寻找合适的地方。应该说，西山的风景不错，处处都有茂密的树木，处处都有青葱的草儿。野花也有，开得灿烂。终于找到一处，山坡坡度不大，石头灰白干净，一棵棵柏树、松树、竹子挺直而立。谢榛走进树林，感觉到如水的清凉，全身舒服。谢榛、李攀龙到了树林最密之处，站住。李攀龙说，就是这里了，李画师，你可要好好观察，好好地画！

放心！

众人坐下来。谢榛拍拍身边的一棵柏树，想到孔子所说的“岁寒，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”，继而想到弟弟谢松，现在不知怎么样了。

李攀龙把谢榛精选的十四家诗拿出来，一共四大册，一册三百多页，用蝇头小楷写出。李攀龙拍拍四册诗选，说，这是茂秦的功劳，大家要记住了。子相提出自己出银子刻印，我想不妥。这样，除

了茂秦之外，我们六个人均摊，怎么样？

众人一致同意。

接下来，六人把自己的诗拿出来，相互阅读、品评了一番。看看天近正午，李攀龙让车夫把带来的酒肉搬进树林。有大块的炸里脊、羊排、猪排，切碎的猪头肉；酒则南酒北酒都有。酒用大碗盛着。大家围坐一起，随意而吃，随意而喝。早晨，谢榛胡乱吃了点东西，早就饿了；他先大嚼了两块里脊，填填肚子，后便喝起酒来。他喝一口，吃点肉；喝一口，吃点肉。

李攀龙也吃喝得十分畅快。王世贞身材不高，饭量酒量不大，坐在那里小口小口地吃、小口小口地喝。

徐中行酒量可以，此时已喝完一碗，倒第二碗。宗臣年纪轻轻，正是饭量大的时候，咀嚼得很响。梁有誉有点不习惯北方食品，拿着一块羊排，半天吃不下。吴国伦与王世贞一样，细嚼慢咽。

李画师不吃饭，一边观察七人，一边描绘。他笔下的谢榛坐在一棵柏树旁边，虽然只有一只左眼，但十分明亮有神，并且还有一点英雄气概，像是《世说新语》上写的床头捉刀人；李攀龙笔直而立，挥舞手臂，大声说话，很有领袖风度；王世贞笑眉笑脸，双目透着聪慧；徐中行倚树而坐，手捧诗稿，凝神而读；宗臣则双眼微闭，略有所思；梁有誉昂首大笑，似有无限快意；吴国伦看着李攀龙，目光赞赏。

画完，李画师请李攀龙等人看画。七人先后走到画板，看后，纷纷赞扬起来。王世贞说，画师大作，能得虎头之妙。

李画师说，谢谢夸奖！你们满意，我也高兴。说完，又在细微之处用画笔涂涂抹抹。谢榛在六人离开画师后，悄悄地说，你给我画一幅李白、杜甫的合像吧，银子随你要。

李画师看看谢榛，说，放心，我会给你画好的。

李画师所画的七人像，在几天内复制七幅；他自己留下一幅。李攀龙给他五两银子。画师画完李白、杜甫后，亲自走到客舍交给谢榛。谢榛想掏银子，李画师阻止住，说谢先生，我不收你的钱。

为什么？

不为什么。

谢榛见画师坚决不要，便没有勉强。他说，这样，中午你陪我吃饭，好吗？行，这事儿。

李画师帮着谢榛，把李白、杜甫画像悬挂在东墙上。谢榛把一张小桌安放在画像下面。谢榛对着画像细看，内心里对李杜充满敬仰。画像上的李白昂首捋须，风神潇洒，杜甫则表情凝重，眼神痛苦。精神，李画师把这两个诗人的精神画出来了。作诗，何尝不是要把万物的精神写出来呢？写山水、写边塞、写人物，都要写出精神。

(未完待续)